



MISTAKEN IDENTITY

# 错误的身份

〔美〕道恩 & 苏丝·范·雷恩  
纽威尔 & 考琳、惠特妮·塞瑞克  
马克·泰伯 著



南海出版公司

# 错误的身份

MISTAKEN IDENTITY

〔美〕道恩·苏丝·范·雷恩

纽威尔·考琳·惠特妮·塞瑞克

马克·泰伯 著

夏睿睿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错误的身份 / [美] 雷恩等著; 夏睿睿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5

书名原文: Mistaken Identity

ISBN 978-7-5442-4474-9

I. 错… II. ①雷…②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866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196

Mistaken Identity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Don & Susie Van Ryn and Newell,  
Colleen & Whitney Cerak,

with Mark Tabb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Howard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CUOWU DE SHENFEN

错误的身份

---

作 者	[美] 道恩 & 苏丝·范·雷恩 [美] 纽威尔 & 考琳·惠特妮·塞瑞克 [美] 马克·泰伯
译 者	夏睿睿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杜益萍 刘灿灿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山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474-9
定 价	22.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目 录

- 1 序言
- 5 身份交换
- 15 2006年4月26日
- 27 重症监护室
- 35 理解新的现实
- 43 等待
- 57 痛苦中的一丝慰藉
- 67 从韦恩堡到悉尼的每一个角落
- 77 第一个里程碑
- 83 生日快乐，惠特妮
- 91 转危为安
- 103 生命的欢庆

- 113 一声问候
- 125 “生活再也无法回头”
- 137 醒来
- 149 错误的身份
- 163 真相大白
- 173 死而复生
- 187 悲剧中的希望
- 201 飓风过后
- 211 疾速前进
- 219 生活还在继续
- 231 后记
- 237 向逝者致敬
- 241 答谢辞

## 序 言

我们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写这本书。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它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我们这两个家庭，以及一个奇特的错误身份事件。这个故事间接地影响了许多人，而作为涉身其中的当事者，我们和另外七个家庭受到了更直接的悲剧性冲击。其中四个家庭蒙受了，而且还在继续忍受失去最珍爱之人的巨大悲痛：他们是劳瑞尔·厄尔博，布拉德·拉森，贝斯蒂·史密斯和莫妮卡·菲尔弗的家庭。三位泰勒大学的工作人员，康妮·梅吉斯，薇琪·罗德和米歇尔·米勒——从2006年4月26日的那个可怕时刻中幸存下来，但她们的生活轨道已全然改变。

出于对那些真诚关心着我们的人的尊敬，我们选择了记录下整个故事的点点滴滴，但并不希望给读者留下错误的印象，让你们觉得本书的故事比涉及的家庭更为重要。令我们的故事区别于其他家庭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围绕一场错误身份事件发生的种种事件，这使得该事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但事实上，这样的关注并不是我们期望的，我们的家庭成员也一点都不在乎这种所谓的“名气”。个人隐私对两个家庭而言都是最重要的事，曝光私生活令我们不太舒服。

对惠特妮的担心更是写这本书的最大隐忧。在治疗和恢复的过程中，惠特妮一直表示不想被人们指指点点地称呼为“那个女孩”。她希望一切都能平静下来，重新开始正常人的生活。她拒绝那些无谓的关注。

但从2006年5月31日整个事件真相大白那天起，世界各地的许多人纷纷联络我们两个家庭，告诉我们，上帝如何通过我们的经历向他们昭示生命的意义。当我们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帮助我们理解周遭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又该如何应对时，我们的心扉在慢慢打开，愿意与他人分享这个故事，并希望它能激励他人。在事故发生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吃早餐，大家一坐下就立刻感受到彼此间有一种亲人般的联系。那一刻，惠特妮告诉大家，也许上帝能用我们的故事来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大家意识到，应该在恰当的时刻与你们分享即将读到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为如何讲述这个故事而争执不休。许多人都在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都有自己看待这一事件的视角，其实每个人都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故事。把这些不同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确实是个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任务。最后，我们决定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完成这本书，分别站在不同家庭的立场上讲述经历的一切，展现整个事件的过程。为了让你感受我们的遭遇，我们重新架构了一些事件和对话。为了保持整个故事的流畅性，我们某些时候会把几天内发生的事浓缩到一个场合下。为了保护被卷入这一事件的一些人的隐私，我们经常略去其姓氏，甚至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会使用化名。但整个故事的所有事件都是真实的，没有人为加工或戏剧化的夸张。事实上，

我们亲身经历了你即将读到的一切。

失去自己的孩子是极其悲惨而可怕的事。而在这最糟糕的悲剧之中，上帝展示了他的力量。这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振作起来的泛泛之谈，我们确实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力量。在所有的事件中，这也是我们最想传达给大家的信息。这是一个关于神的仁慈和眷顾将我们从悲剧中拯救出来的故事。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身上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或特别才能。我们只是一群接受了上帝的爱，感知到耶稣基督死而复生神力的普通人。上帝向我们证明了，他一直忠实地守护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最茫然无助时给我们安慰和力量。他的忠实守护，愈发加深了我们对他的信赖和依靠。

关于劳拉·范·雷恩和惠特妮·塞瑞克两个女孩的身份被莫名搞错的故事，也许读起来非常荒诞离奇，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讲述的故事。这是一本关于上帝如何通过他的仁慈和关爱来支撑两个家庭渡过难关的书。

希望当你合上这本书，你能真正感受到上帝的力量。





## 身份交换

考琳·塞瑞克猛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她迷迷糊糊地伸手去摸索床头柜上的闹钟。这是5月30日，星期三的凌晨两点。拿起电话，她立即听出了那个男人的声音，对方自称是格兰特县验尸官。五个星期前，正是同一个声音带来了她十八岁的女儿惠特妮在意外事故中丧生的惨痛消息。惠特妮就读的泰勒大学的三位校友以及一位工作人员也不幸在这次意外中丧生。而凑巧的是，那也是一个午夜来电。为什么验尸官会深更半夜再次致电给我呢？考琳很是怀疑。

“本县牧师正在监听这个电话。”验尸官告诉考琳。接下来，他问了一个令考琳觉得十分奇怪的问题：“您是一个人吗？”

“什么？哦，我不是一个人在家，女儿卡丽和我待在一起。”

“那您能请她一起来听一下吗？”

如果考琳不那么困倦，也许她会反问，为什么要问她是否独自在家，为什么非要挑这么不恰当的时间来电话。但她没有这么

做。她的身体是清醒的，头脑却依然一片混沌。考琳从床上爬起来，穿过走廊来到卡丽的房间，把卡丽叫醒：“你听一下这个电话，我下楼去拿另外一个分机，别挂掉。”

考琳把无线电话扔在卡丽床上时，卡丽似乎刚刚从熟睡中醒来。“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为什么？”卡丽追问着，但考琳已向楼下走去。半梦半醒间，惊慌失措的卡丽把电话听筒放到耳边。她妈妈要求对方再次表明身份。卡丽听到对方自称是验尸官，那一瞬间，胃拧成了一团。

“我们发现，目前留院治疗事故幸存者劳拉·范·雷恩并不是真正的劳拉。今晚早些时候，我们已经通过她的牙医记录证实了这一点。”验尸官说。

卡丽在楼上听着，考琳也在楼下倾听。她们谁也没说一个字，似乎头脑已经无法思考并理解刚刚听到的内容。接着验尸官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我们有理由相信，您的女儿依然活着。”

“不，不，这绝对不可能。我们已经埋葬了她。”考琳还没缓过神来，她觉得验尸官似乎在暗示，当惠特妮被放进棺材时，她还活着，全家人把她给活埋了。这个念头让考琳惊恐万分。验尸官很快澄清了自己的意思：“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被认为是劳拉·范·雷恩的女孩，其实是您的女儿惠特妮·塞瑞克。”

一听到验尸官说劳拉可能是惠特妮，卡丽立即扔下电话，闪电般飞奔下楼。“不，不，不！”她尖叫着，“挂掉电话，妈妈，立即挂掉！我不相信有人会开这么残忍的玩笑。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事。”

“您刚才说什么？”考琳问验尸官。她几乎无法听清他的回答。

“妈妈，听我说！”卡丽大叫，“那个女孩绝对是劳拉。她父

母和男朋友已经在她床边陪伴了五个星期。整整五星期啊！如果她不是劳拉，他们会都没发觉？我很多朋友都去看望过她，凯莉也去了。妈妈，难道我的室友会对这么明显的事视而不见？惠特妮和劳拉一点也不像。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恶作剧？”卡丽开始哭泣。“妈妈，挂掉电话，挂掉它，挂掉它！”

最终，考琳对验尸官说：“我能早点给您回电吗？我需要一点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

考琳的要求似乎让验尸官有些为难。“塞瑞克太太，这是件很严肃的事。请您带着女儿的牙医记录，尽快赶到位于大急流城的医院，好让我们完成身份鉴定。”

“我能理解。能给我您的电话号码吗？”

“塞瑞克太太！”

“您能告诉我电话号码吗？”考琳还不能完全理解验尸官刚才告知的一切，她依然极度震惊。也许卡丽是对的，这只是个非常残酷的骗局。考琳一拿到验尸官的号码，就立即挂掉电话，跌坐在椅子上。卡丽气冲冲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谁这么残忍？”卡丽问母亲。考琳没有回答。她看看那个电话号码，发现它属于印第安纳州的马里昂综合医院，惠特妮去世那晚，正是被送进了这家医院。

“这也不能证明电话里说的都是真的。”卡丽抗议道。她认真地注视着母亲：“妈妈，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些废话吧？”卡丽绝望地举起双手，在她心里，自己才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她的父亲，一位社区青年牧师，正带领着一群高中生在纽约进行毕业旅行。他不在家的时候，卡丽充当了“大姐姐”角色。“妈妈，相信我。医院里的那个女孩就是劳拉，不是惠特妮。我知道自己在

说什么。你该相信谁，自己的女儿，还是半夜打来恶作剧电话的陌生人？”

考琳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她犹豫着，在有确切的消息之前，是否应该打电话吵醒丈夫纽威尔。参加这次毕业旅行对他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自从五周前他们失去惠特妮以后，这可能是他慢慢恢复正常，开始工作的第一步。如果这真的是个骗局，她实在不忍心让纽威尔再经历一次痛苦。考琳想不出还能找谁帮忙，无奈之下，她拨通了纽威尔最好的朋友兼同事帕斯特·吉姆·马修斯的电话。马修斯陪伴着他们全家渡过了惠特妮出事后的那段难熬的时光。“吉姆，我们这里出了点问题，”考琳说，“我不知道还能找谁帮忙。刚才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骗人的电话！”卡丽在考琳背后大声嚷嚷。

“我们接到了一个自称格兰特县验尸官的人的来电。他说……”考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嘴里会蹦出下面的话，“他说惠特妮可能还活着。”

“什么？”吉姆说，“怎么可能？”

“我不知道。我甚至搞不清楚这个电话是不是真的。你能帮我查证一下吗？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当然可以。给我电话号码。”

五分钟后，吉姆回电：“看来，我们得去一趟了。”

考琳一挂上电话，立即致电惠特妮的牙医，对方答应马上把惠特妮的牙医记录送过来。然后她给丈夫打了电话。考琳叫出他名字的一瞬间，纽威尔就觉得不对劲，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不要告诉我是卡丽，”他紧张地说，“千万别跟我说，卡丽出事了。”惠特妮去世后，纽威尔无法忍受卡丽再出什么事，这个世界上，他

只剩卡丽这个宝贝女儿了。

“不，不，不，卡丽很好。是……是惠特妮。”

“什么？”

“我刚才接到格兰特县验尸官的电话，他们认为……认为惠特妮可能还活着。”

“这绝不可能，”纽威尔说，“我们已经为她举行了葬礼。她怎么可能还活着！”

“让我跟他说，”卡丽隔着话筒大叫，飞快地从母亲手里抢过电话，“千万别相信这些。来电话的人说，他们认为劳拉是惠特妮。但这怎么可能？我的朋友们都去看过劳拉，他们也都认识惠特妮。相信我，爸爸，这绝不可能！”

“我知道，卡丽，我明白。”纽威尔从头到尾似乎只能这么回答。

考琳重新接过电话：“吉姆会开车送我们去大急流城，医院要求看惠特妮的牙医记录。我估计这次肯定白费力气，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去一趟。”

“到了那里立即给我电话。”挂上电话后，纽威尔试着再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他躺在黑暗中，脑子不受控制地飞速旋转。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重新上演，他似乎又回到了2006年4月26日，考琳打来电话，告诉他惠特妮遭遇了一场可怕的交通事故。那天晚上他也是出差在外。从那天起，他灵魂中的伤口再也无法彻底愈合，始终隐隐作痛。但这不是对生活的绝望，他相信，惠特妮在上帝的庇护下，一定在天堂过得很好。可是几分钟前却突然有人告诉他们，惠特妮没去天堂，她还活着，就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一家医院里静静躺着。“太难以置信了！”他一遍遍感叹着。

纽威尔在床上辗转反侧，一个念头飞快地掠过心头：这怎么

可能呢？如果惠特妮的身份被搞错了，一开始就应该有人注意到。但五个星期过去了，五个星期？！绝对不可能。范·雷恩全家怎么会意识不到那个女孩不是他们的女儿？除非她在车祸中毁容了，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她男友和密友都去医院看望过她，没有一个人向医院或警方提过关于她身份的异议。怎么没人注意到，他们认错了床上躺着的那个病人？

纽威尔和考琳在事故发生后都没见过惠特妮的遗体。当时他们太过悲痛，无法正视这件事，但时至今日，纽威尔不禁怀疑起来。我们不希望在心里烙下惠特妮躺在棺材中的画面，他提醒自己，考琳和我都认为，这绝对不能成为我们回忆起惠特妮时，涌进脑海的第一幅画面。他们从未质疑过当初的决定。但今天纽威尔突然迫切地想知道，相关部门到底是如何确定事故现场的遇难者身份的。一扇通往答案的大门正徐徐开启：惠特妮是否真的还活着？

当纽威尔在新泽西州的露营帐篷里辗转难眠时，其他家庭成员正在为即将启程的旅途忙碌。卡丽事后称，这次长途奔波是她“生命中最糟糕的一次开车旅行”。

考琳提醒卡丽：“你应该去收拾点大家的衣服带上，如果躺在医院里的人真的是惠特妮，我们可能会在那里待上一阵子。”

卡丽瞥了母亲一眼。“拜托你现实点吧，妈妈。我说过多少遍了，我的朋友们都去医院看过她，他们都知道那是劳拉。如果那个女孩是惠特妮，难道劳拉最最要好的朋友会发现不了？”

“卡丽，我们只是想确认一下，好吗？”考琳说。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卡丽边说边愤怒地走开。她拒绝接受妹妹可能还活着的事实，哪怕只是极其渺茫的一丝希望。她担心，一旦相信了这个可能，当所有的希望再次破灭，她将又回到惠特

妮离开的那个晚上，重温那种锥心的痛楚。

考琳下楼叫醒了桑德拉。他们全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地下室姑娘”。自从她父母在她高二那年从盖洛德搬走后，桑德拉·塞普维达就一直和塞瑞克一家住在一起。随着时光流逝，桑德拉和惠特妮、卡丽的感情也越发深厚，她就像她们的另一个姐妹。考琳摇醒她：“桑德拉，我们必须马上动身，开车到大急流城去。就是现在——今天晚上。”

“什么？为什么？”桑德拉问道，她似乎还在睡梦中。

“验尸官打来电话说，惠特妮可能还活着。”考琳脱口而出，却又一次觉得这荒谬至极。

“什么？怎么可能？”桑德拉大叫着从床上蹦起来，跟着考琳冲上楼梯。

“我们也不清楚。这正是我们要去大急流城的原因，”考琳说。桑德拉连珠炮似的不停追问着，而考琳只能回答一句话：“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考琳、卡丽和桑德拉爬进了吉姆的车，向四小时车程外的大急流城驶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打破沉默。卡丽挨着桑德拉一起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还是一脸气呼呼的表情。过了一阵子，她终于忍不住问：“范·雷恩一家看到我们闯进劳拉的房间，会怎么想？”

“他们不在那里，”考琳说，“验尸官告诉我，确认病房里的女孩不是劳拉后，他们一家周二就离开了医院。”

“什么？”卡丽的脑子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这一点也说不通啊。如果他们觉得那个女孩不是劳拉，怎么会照顾了她那么久？这不可能啊。”



没人反驳卡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沉默再次笼罩了飞驰在公路上的小车。卡丽逐渐冷静下来，虽然还是不想讨论这件事，但她仔细思考着范·雷恩一家为什么不再陪护病人。整整五周，他们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劳拉的身边，为什么现在要离开？难道真的是……

“他们有没有和你说，为什么范·雷恩一家要离开？”卡丽突然问道，好像之前的对话并没停止。

“他们只告诉我，医院已经确认病房里的女孩不是劳拉，”考琳说，“范·雷恩一家看了牙医记录，证实了这个事实后就离开了。如果那个女孩是劳拉，他们一定会留在那里。”

“但这也不能证明那个女孩就是惠特妮啊！”卡丽抗议道，“我还是不相信她不是劳拉。好吧，就算不是，她也可能是任何一个被医院送错房间的病人。”卡丽觉得这番话有点傻，但她不想承认。她突然暗暗地相信，也许惠特妮真的还活着。

考琳对车里的两个姑娘说：“要知道，如果惠特妮还活着，好莱坞一定会把这件事拍成电影。”车里爆发出一阵大笑，连卡丽也忍不住莞尔。

“如果他们真打算以这个故事为蓝本拍电影，应该让詹妮弗·洛佩兹演桑德拉，”考琳开玩笑地说，“反正她们都是波多黎各人。”

“我觉得应该让罗伯特·雷德福来演纽威尔。”考琳继续开玩笑。

“嘿嘿，妈妈。我们都知道你对罗伯特·雷德福的迷恋哦。”卡丽也开起了玩笑。

“够啦，”考琳大笑着，“他们一定要让凯特·哈德森扮演惠特妮，我一直觉得她俩有点像，还要让梅尔·吉布森来演你，吉姆。”听到这句话，车里的人忍不住又一次大笑起来。